台大日本語文研究第 4 期
2003 年 6 月，頁 111～128
本文 2003.5.14 收稿，2003.6.17 通過刊登

試論《竹取物語》中的「物語和歌」翻譯問題

賴振南*

摘　要

和歌集中的和歌與創作物語中的和歌，在翻譯上手法不同當然是不在話下。和歌集中的和歌，每一首和歌可以說是獨立的，但創作物語中的和歌卻必須考量到前後文的連貫，使讀者在鑑賞和歌的時候，能夠更深入了解並進入物語的情境，所以在翻譯物語和歌時，我的翻譯方式會考量到物語中的前後文，並且需要考量到物語中對於每個單字的注解和解釋。因此我採用七言絕句的多字展現方式，企圖將物語和歌的意義表現出來。相對地，豐子愷不論翻譯哪一部古典作品，在處理「和歌」時是「七言兩句」和「五言絕句」互用，這樣不受字數限制，形式與格式說改就改，是否會影響「物語和歌翻譯」的整體美雖有待商榷，但豐子愷慣用的「七言兩句」譯法，雖然有些和歌譯出的文意顯得很精練，但往往過於簡略，無法較完整呈現原文和歌的意境。因此藉由物語和歌的翻譯比較，可以發現各家和歌翻譯在詮釋與用詞遣字的優缺點，找出各家和歌翻譯在格式、形式上的長短處，作爲日後翻譯「和歌」上的借鏡。

關鍵詞：竹取物語、和歌、和歌物語、物語和歌、和歌翻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On the Translation Problems of "Monogatariwaka" in *the Tale of Bamboo Cutter* (Taketorimonogatari)

Lai, Chen-nan*

Abstract

Techniques appli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waka (traditional Japanese short-form poetry) in the anthologies differ from that in the creative folktales. Each rhyming verse in an anthology of waka is independent, whereas the waka in the creative folktales should be read in the context of the whole work so that readers can have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nd be immersed in the atmosphere when appreciating waka. Thus, when translating monogatariuta (contextualization of poetry), I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context of the folktales, the notes, and explanations of each vocabulary. Consequently, I use the form of heptasyllabic quatrains (four line stanzas with each line consisting of seven syllables), attempting to convey the meaning of monogatariuta in my translation. On the contrary, the Chinese translator, Zi-kai Feng (豐子愷), when dealing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waka in classic works, adopts the form of heptasyllabic couplets (two line stanzas with each line consisting of seven syllables) or pentasyllabic quatrains (four line stanzas with each line consisting of five syllables) interchangeably. His translation does not follow the form concerning the numbers of syllables, and he changes the form and style at will. Although whether Feng's methodology affects the overall beauty of the translation of monogatariuta is debatable, the "heptasyllabic couplet" form that Feng

*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e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abitually uses is concise but in danger of being oversimplified and unable to present the complete texts and to express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Therefore, through comparing different translations of monogatariuta, analyzing the use of words and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and discover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a variety of forms and styles, my research aims to find examples to follow in translating waka.

Key words：Taketorimonogatari, waka, utamonogatari, monogatariuta, translation of wak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竹取物語』における「物語歌」の中国語翻訳問題試論

賴振南*

要　旨

和歌集の和歌と作り物語の和歌はむろん翻訳上の手法がそれぞれ違う。和歌集の和歌は各々独立しているのに対して、作り物語のものは物語前後の文脈の繋がりを考慮しなければ、読者が和歌を鑑賞する時、物語の興味深い世界に立ち入れずストーリーの真実がわかりづらくなる。したがって、物語歌を中国語に翻訳するに際して、私個人は物語前後の文脈の繋がりを考慮するほかに、すべての言葉に関する注釈や解釈も検討しておく必要があると考える。そのため、七言絶句を用いて充分な語数で翻訳を行い物語歌の全体像を表現しようと試みる。

それに対して、豊子愷氏はどの古典作品を翻訳しても物語歌の扱い方は多くの場合「七言二句」、意味の広い和歌の場合「七言絶句」を交叉的に用いている。このように字数の統一を問わず和歌の訳し方の形式や格式を勝手に変更したりすることが物語歌翻訳の全体美観に影響を及ぼすかどうかは不明である。一見、豊子愷氏が慣用する「七言二句」の訳し方は洗練された翻訳方法のように見えるが、往々にして内容を簡略化しがちで、物語歌の全体の意味を完全に表現できなくなることも否めない。

本稿では個々の中国語訳に見られる物語歌の中国語訳の比較を通して、訳者それぞれの中国語の表現力の優劣や各々使用した格式の優劣を客観的に対照、分析し、その中から日本古典文学における「和歌」を翻訳するにふさわしい訳し方を考察する。

キーワード：竹取物語、和歌、歌物語、物語歌、和歌の翻訳

* 輔仁大学日本語文学系助教授兼学科主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試論《竹取物語》中的「物語和歌」翻譯問題

賴振南

一、前言

翻譯日本古典名著，除了會碰到古典文法的問題之外，「和歌」這一種 31 字音（57577）的日本傳統詩歌，更是翻譯上的高難度挑戰。日本傳統的「和歌」當然是以《萬葉集》的時代最早，之後有《古今和歌集》[1]、《新古今和歌集》等代表時代的和歌集問世，其文學地位有如中國文學中的「唐詩」。另外日本平安時代還有一種稱爲「和歌物語」的文學型態，從中我們可以鑑賞到每一首和歌被吟詠出來的背景故事或典故，主要作品如：《伊勢物語》、《平仲物語》和《大和物語》。

除以上兩種文學型態的作品中包含多數的和歌之外，日本平安時代另一重要古典文學型態--物語（日本古典小說）中，「和歌」也佔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而在物語作品中出現的和歌，一般以「物語和歌」稱之。個人研究日本平安時代前期的物語文學（有《竹取物語》、《宇津保物語》和《落窪物語》），基於全盤掌握自己的研究對象，希望藉由翻譯深入詮釋作品中的深遠文意，於是利用整整一年（1988-1989）的時間，首先完成了日本物語之祖《竹取物語》的翻譯初稿。後來獲成功大學外文系的《小說與戲劇》期刊的邀稿，除了自己重新改稿之外，又經當時成大外文系主任任世雍教授（現任成功大學文學院院長）文字修辭上的潤筆，1994 年拙譯《竹取物語》[2]全文翻譯才有幸公開發表出來。初譯《竹取物語》至今已事隔 10 年以上，這些年來總覺得物語中的和歌，在中文翻譯上仍有問題待討論，於是又屢次將《竹取物語》的內容重新審閱，一再檢視自己所翻譯的物語和

---

1 中譯本有二：1.紀貫之等撰/楊烈譯（1983）《古今和歌集》復旦大學出版社
2.紀貫之等撰/張蓉蓓譯（2002）《古今和歌集》致良出版社

2 賴振南譯(1994)「竹取物語」——日本物語之祖(全文)《Function and Drama 小說與戲劇》1994 年，pp.119-168，成功大學外文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歌是否恰當。

另外，我於 2002 年 4 月春假期間前往北京進行參訪，有幸收集到豐子愷翻譯的《竹取物語》，於是心生和歌翻譯比較的念頭，就透過「人文社會科學史料典籍研讀會」[3]的口頭發表機會，試將《竹取物語》內的物語和歌的翻譯問題提出來探討。希望能藉由物語和歌的翻譯比較，發現各家和歌翻譯在詮釋與用詞遣字的優缺點，找出各家和歌翻譯在格式、形式上的長短處，以作爲日後修正《竹取物語》翻譯、挑戰更長篇物語作品翻譯上的參考。唯有不斷地自我發現、解決翻譯問題，才能真正將古典文學的原味與精髓翻譯出來，若能做到像谷崎潤一郎三譯《源氏物語》的功夫，才不致於讓古典文學失色。以下就是自 2002 年 06 月 29 日【人文社會科學史料典籍研讀會：中國與日本的文化交會】的研讀專題：「透過文本解讀，試譯《竹取物語》中的物語和歌」增刪整理出來的內容。

二、物語和歌翻譯上的問題

一般市面的翻譯作品皆以近現代作品爲多，而古典的作品，例如著名的《萬葉集》雖然也有中文（簡體字）翻譯本[4]，然而會實際去閱讀的人卻很少。可能因爲內容全是和歌，屬於較難理解的非故事性內容，再加上此作品內容份量也很多，所以不易引起一般讀者的興趣。其中在台灣已經相當著名的日本平安時代的翻譯作品有林文月翻譯的《源氏物語》[5]、《伊勢物語》[6]、《枕草子》[7]、《和泉式部日記》[8]。2002 年 4 月，我有幸能夠造訪大陸北京，在一次與北京文藝界的幾位外國文學學者[9]懇談的餐會上，我認識了文潔若女士，年約七十多歲，她

[3] 教育部顧問室「人文社會科學史料典籍研讀會」九十一年度「中國與日本的文化交會」研究計畫。主持人：陳明姿（台灣大學日文系教授兼主任）；協同主持人：范淑文（台灣大學日文系助理教授）。執行期間：民國九十一年一月至九十一年十二月）

[4] 楊烈譯／沈佩璐等人校（1984）《萬葉集》上下冊，湖南人民出版社

[5] 紫式部著／林文月譯（1989）《源氏物語》中外文學月刊社

[6] 林文月譯、圖（1997）《伊勢物語》洪範叢書，洪範書店

[7] 清少納言著／林文月譯注（1989）《枕草子》中外文學月刊社

[8] 林文月譯注、圖（1997）《和泉式部日記》三民叢書 155，三民書局

[9] 王大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藝理論研究室研究員）、文浩若（文潔若弟弟，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中國日本文學研究會理事）等研究外國文學

臺灣大學學術資料庫

乃是二十幾年前北京人民出版社的日本文學翻譯界的著名總編兼譯者，出版過許多日本文學翻譯作品，而且還不分古典或近現代的作品。當時我正在找尋一本大陸出版，豐子愷翻譯的日本平安朝物語文學作品《落窪物語》[10]，由於此譯本未能在台灣尋獲，因此便趁此次機會試著向文潔若女士打聽，沒想到文女士聽了之後，竟一口肯定說她家正好有這本譯本，並當場答應願意贈送此譯本給我，於是邀我會後跟她去她家拿。因此，在文藝懇談餐會後便造訪了文潔若女士的人民公社。一到她家，馬上發現她家書櫃上並非只有《落窪物語》，就連日本江戶時代的一些較冷門的作品，都早已被翻譯成中文陳列在她家中。由此可見，大陸人口眾多還真有好處，可以找到許多具有閒情逸致的文人，願意花時間將日本文學作品一一翻譯成中文。因此，有大部分未能在台灣尋獲的日本文學中文譯本，都可以在大陸發現。

當文潔若女士允許我自行取閱書架上的書時，除了《落窪物語》之外，我還要求是否可以拿其他作品的中譯本。另外，我也發現一本石川啄木的詩集譯本，當我再次詢問是否可以贈閱的時候，文潔若女士卻說這本只能用暫時借閱的方式寄放我這裡，但我想現在書在我手上，我已捨不得還她了。碰巧在「石川啄木文學國際會議」（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外語學院主辦、輔大日文系協辦，2002 年 4 月 28-29 日）中的詩歌朗讀會，這本石川啄木的中譯本詩集正好派上用場了。在此我想說明的是，其實已經有許多日本文學作品的中譯本在大陸出版，尤其古典作品，當然近現代作品的譯本數量也不在言下。周作人也同樣翻譯了許多日本古典和近現代的作品，只不過都是用筆名，這個是透過文潔若女士才知道的秘密，其實周作人用不同的筆名，翻譯了很多作品，所以日後大家若有機會造訪大陸，在書架上發現日本文學作品的譯者是周某某時，有可能都是由周作人所翻譯出來的作品。

（一）何謂物語和歌

由於以上的因緣，我能參考到豐子愷翻譯的《竹取物語》，當我將

的學者。

[10] 豐子愷譯（1984）《落窪物語》日本文學叢書，人民文學出版社，內含《竹取物語》、《伊勢物語》、《落窪物語》三部作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它拿來與自己的翻譯對照閱讀時，我客觀地發現了彼此之間在物語和歌上的翻譯問題。關於這方面的分析比較，容我另闢章節討論，先讓我解釋一下「和歌物語」與「物語和歌」的不同，以及和歌的分類。所謂「和歌物語」，例如《伊勢物語》中的和歌，整個物語的型態是以和歌爲主，故事爲輔。另外一種爲創作物語，例如在《竹取物語》、《源氏物語》這類以故事情節爲主的物語中，配合人物關係，視情節的需要，穿插進「物語」中的「和歌」，也就是物語和歌。

一般和歌分爲「獨吟和歌」、「相聞和歌」、以及「宴會和歌」。「獨吟和歌」就是個人觸景生情而獨自吟詠的和歌，通常都是感懷季節或讚嘆各種事物的和歌居多。而「相聞和歌」是指男女之間依激發出來的情愫所寫的和歌。「宴會和歌」較特別，是指公開場合的宴會，包括婚喪喜慶等等，在類似的公開活動當中，大家選一個主題，以即興的方式來吟詠和歌。例如若當時節慶的季節剛好爲春天，那可能就會以櫻花爲主題輪流吟詠和歌，進行的方式通常由官位較高階的人開始吟詠，往下輪流交替。所以有時候就會出現一堆有關春天或櫻花的和歌，不過這些都是以遊興爲目的的娛興節目。而這種情形在《宇津保物語》中常常出現，故事裡有時會一下子出現二、三十首和歌，同時串聯在一起，而這也形成《宇津保物語》的一個很大特色，而且是其他物語比較少見的。當然這種情形也可以說是在物語創作手法上還未純熟的證據。像《源氏物語》雖然也有穿插宴會和歌在物語中，卻不會有一股腦兒出現二、三十首和歌的情形。若以《古今和歌集》與《萬葉集》這類歌集來看，會以「獨吟和歌」、「相聞和歌」爲居多，因爲並不是以故事爲主要訴求，鮮見宴會場景，所以歌集當中，或以季節春夏秋冬爲主的和歌、或以男女戀情爲主的和歌、或者邊防士兵對故鄉思念的種種情懷的和歌爲主流。

（二）和歌中文翻譯的現況

關於和歌中文翻譯的現況，原本是希望能夠引用《萬葉集》的譯本，但從豐子愷翻譯的《竹取物語》當中還是可以看得出來。例如豐子愷翻譯《竹取物語》[11] 的第一首和歌，是以一句七言，共兩句的方

[11] 同註 7。詳細的豐子愷譯及賴振南譯的和歌譯文，請參照文後的【參考資料】（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式來翻譯。在《竹取物語》中第八首與第九首的和歌，又是以一句五言，共四句的形式翻譯。《萬葉集》或《古今和歌集》的翻譯沒有一定的格式，雖然和歌中有 5、7、5、7、7 這樣的固定形式，但中文翻譯取決於各家翻譯手法而有所不同。像林文月教授翻譯《伊勢物語》中的和歌，是以共三句的形式翻譯，並且會在譯文當中多加一個「兮」字，也就是類似楚辭的方式來翻譯和歌。林文月教授的翻譯特色，就是遵照和歌原有三句的形式，再以楚辭的修飾手法，展現和歌原貌。在參考資料（一）我列了《伊勢物語》的第一段與第一二五段的三種翻譯[12]，大家可以稍作比較。例如原文：「春日野の若紫のすり衣しのぶのみだれかぎりしられず」，林文月教授譯爲：「春日野兮信夫染，窺得卿貌心亂迷，若此紫紋兮情難斂。」林文月教授的翻譯手法近似楚辭，對於現代人在閱讀上可能會感覺較生硬。再對照豐子愷的譯文爲：「誰家姐妹如新綠，使我春心亂似麻。」如此以七言對句的方式呈現。相較之下，我的翻譯：「春日郊野紫草嫩，貌美年輕情難忍，戀心恰似忍草染，模樣縱橫迷亂甚。」字數就更爲繁多，我的手法是以七言絕句的方式進行翻譯，而翻譯出來的譯文是否真能列爲絕句，還會牽扯到一些作詩的規則。不過至少都是七言，而且一二四句皆有押韻，例如一二四句的韻腳都押「ㄣ」韻，實際上是否切合押韻規則，在此不加考究。我要說明的是，面對和歌的中文翻譯，雖是各家手法不盡相同，不過至少都還是會盡力將和歌中的涵義呈現出來，再以詩的方式加以修飾文句。這其中很難去評斷哪一家的手法較勝。當我在翻譯《竹取物語》的時候，要考慮到很多情況，還要配合前後文，當 5、7、5、7、7 共 31 個字並沒有足夠內容涵義時，其實有些和歌只要兩句就能夠將和歌的意思表達出來，但有時和歌具較深遠意義時，若仍侷限於兩句譯文之內要譯出，可能就略顯不足，所以這種情形就不易拿捏。因此當豐子愷翻譯《源氏物語》中的和歌時，並沒有像林文月教授仍採取一貫手法，自始至終皆以三句的方式翻譯和歌，而是與翻譯《竹取物語》一樣，時而翻譯成對句，時而翻譯成四句，因此句意上會顯得比較淺顯易懂。相較之下，林文月教授的譯文就比較文言，含有較

[12] 請參照文後的【參考資料】(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深的句意在裡面，讓讀者在閱讀的時候，還要再進一步思考中文的文言文涵義才能懂得整首和歌的意境。這種和歌的翻譯或許在詩境上會達到很深遠的層面，但也可能使讀者更難掌握其內容。

原本在林文月教授未將《伊勢物語》翻譯出來之前，我也曾想過要把《伊勢物語》翻譯成中文，但無奈並無多餘的時間，便先將第一段及第一二五段試行翻譯出來[13]。之後回到台灣，發現已經有林教授的譯本，因此也就放棄翻譯。

資料上《伊勢物語》第一二五段「つひにゆく道とはかねて聞きしかどきのふ今日とは思はざりしを」，豐子愷譯爲「有生必有死，此語早已聞。命盡今明日，教人吃一驚。」其中有文言，又有白話文（教人吃一驚）參雜。在此翻譯中，豐子愷犯了一個錯誤。在原文「きのふ今日」一句，應是指「昨日今日」，但他卻譯爲「今明日」。一般在閱讀物語時，通常提到死期接近都是用「けふかあす」來形容，所以中文會用「今日或明日」來表達，但《伊勢物語》較特別，是用「きのふ今日」。一般人對於「きのふ今日」與「今日明日」的用法不會太在意，但我卻認爲其中有很大的不同。從「きのふ今日」一詞中，讓我深深感受到，若死期本來應該是昨日，雖逃過一劫而延遲了一天，卻也是迫近到今天，感覺上吟詠此和歌者，受死神魔掌的壓迫已不見明日的曙光。但若是「今日明日」，指的是死神腳步明日才會接近，至少還有今天可以生存，因此緊迫、壓迫感就沒有「きのふ今日」來的強烈。換句話說，從《伊勢物語》當中用的「きのふ今日」一詞可以感覺出來，死神早已在昨日造訪過，其緊迫、壓迫感比用「今日明日」來得更加強烈。另一方面，林文月教授譯爲「終將去兮此道途，亦曾聽聞非未曉，昨日今日兮竟逼吾。」在此並沒有誤譯，且用字也相當好，可以感覺到其中的緊迫。而我翻譯的字數略多，「人生終往之死路，必至一事心有數，難料時日快且速，已至昨日今日處。」以上就是簡單就《伊勢物語》的中文翻譯現況稍作介紹，足見翻譯一首和歌，非得面面俱到才行，一不留意和歌的中文翻譯是會整首全毀的。

[13] 賴振南譯（1991）「《伊勢物語》第 1 段．第 125 段」（《東北學人》第 8 期，日本東北大學台灣留學生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源氏物語》的中譯本較著名的有台灣的林文月教授，以及大陸的豐子愷翻譯[14]的兩種版本，而我 2002 年 4 月走訪大陸北京時，發現還有一位名叫梁春的譯者。其譯本在 2002 年 3 月出版[15]。此譯本似乎是照著豐子愷的底稿，再稍作修飾出版的。例如豐子愷譯爲對句的，這位梁姓譯者也是譯爲對句，格式與豐子愷大致略同，只是在文字上的修辭稍作修正罷了。當然在此不能斷言這位梁姓譯者是抄襲豐子愷的譯本，因爲同一首和歌在遣詞用字上的雷同是無可厚非的。

另外提到翻譯古典作品中，翻譯和歌集與創作物語中的和歌有很大的不同。在翻譯物語和歌時，還必須配合前後文翻譯出和歌的意境，使讀者能夠聯想到前後情節，使和歌更爲生動。而和歌集中的和歌，雖然在一旁有「ことばがき（和歌前言）」說明該和歌被吟詠出來的故事背景，但主要還是在和歌本身的個人情感抒發。一般創作物語的故事情節中，通常是在故事內容相當緊湊或男女情愫進入高潮時，才會出現和歌，也就是說物語和歌乃是配合內容需求才出現的。因此可以從物語中的和歌出現的次數、密度、緊張度、適當性、技巧性等等角度，足以來衡量一部創作物語的文學價值。

三、豐子愷譯與賴振南譯《竹取物語》的物語和歌比較

接下我想拿豐子愷翻譯的與我自己翻譯的《竹取物語》來稍作比較，試從比較中探討一下物語和歌的中文翻譯問題。

和歌集中的和歌與創作物語中的和歌，在翻譯上手法不同當然是不在話下。誠如前面所提及，和歌集中的和歌，每一首和歌可以說是獨立的，但創作物語中的和歌卻必須考量到前後文的連貫，使讀者在鑑賞和歌的時候，能夠更深入了解並進入物語的情境，所以在翻譯物語和歌時，我的翻譯方式會考量到物語中的前後文。我的譯文大多以七言絕句的方式譯出，當初會選擇以七言絕句的方式，也是考量到物語中對於每個單字的注解和解釋都已被考證得非常詳盡，所以在翻譯的時候，並非只有單純將和歌的意思翻譯出來，而是想要將注解中對

[14] 紫式部著／豐子愷譯（1993）《源氏物語》遠景出版
[15] 紫式部著／梁春譯（2002）《源氏物語》上下冊，雲南人民出版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單字包含的每種涵義都展現在譯文中，因此我決定採用七言絕句的多字展現方式，企圖將物語和歌的意義表現出來。或許有時會被認爲虛字的使用頻繁是畫蛇添足，但看過許多古典物語的單詞注解就知道，物語中一些特殊用語上其實背後都有深遠的意義，因此，我還是主張以七言絕句的方式，將內容完整呈現，這或許能自成個人的翻譯特色也說不定。

我於 1988 年開始翻譯《竹取物語》，並於 1994 年將完整的翻譯文登載在成功大學的《小說與戲劇》的期刊裡。而早在 1974 年左秀靈已有中日對照翻譯[16]，但其目的是爲了編教科書，所以在和歌上的翻譯並沒有太講究，只爲簡單傳達出內容意思。當我在翻譯《竹取物語》時，並不知道有其他的譯本，當初也只是單純希望對自己的研究對象能有更進一步的理解，才將之翻譯出來。而我與豐子愷的譯文在翻譯時，也沒有參照彼此的譯文，因而在這樣的情形下比較兩種翻譯也別具意義。

第一首原文:「海山の道に心をつくしはてないしのはちの涙流れき」，豐子愷譯爲:「渡海超山心血盡，取來石缽淚長流。」賴譯爲:「跋涉山海萬里行，竭盡心力訪峰頂，血淚交橫得尊缽，願汝能察吾真情。」豐子愷譯的已有將涵義大致翻譯出來，但在此首和歌中有出現「かけことば」，也就是雙關語。例如原文中的「ないしのはち」，「ないし」就是從「泣きし」轉變來的，而「いしのはち」便是影射石作皇子的石缽，當かぐや姫要求他尋找會發光的缽時，他卻拿了一個假的來充當寶物呈給かぐや姫（赫映耶姫）。另外此句也可斷句爲「ちの涙流れき」，意爲流出血淚。但是豐子愷將之譯爲「取來石缽淚長流」，我認爲還未達到和歌中雙關語的深切意義，因此我將此句翻譯爲「血淚交橫得尊缽」。我認爲若沒有把和歌中所想表達出來的血淚情感翻譯出來，此譯文便顯得不夠完美。在我的譯文第四句「願汝能察吾真情」，雖然和歌中並沒有提及，但原文想表達出石作皇子盡心盡力只希望赫映耶姫能夠了解他的用心，所以我多譯出這一句，更能表達出石作皇子的心情寫照。

[16] 左秀靈譯註（1974）《中日對譯竹取物語》名山出版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接下來第二首原文:「置く露の光をだにも宿さましをぐら山にてなにもとめけむ」,豐子愷譯爲:「一點微光都不見,大概取自小倉山。」以很簡單的兩句譯出,但略顯得句意表達不足。賴譯爲:「佛祖石缽本有芒,奈何此缽無露光,出自幽暗小倉山,何苦尋之來充當。」原文末句中的「もとめけむ」,表達出赫映耶姬譏諷石作皇子竟拿一個假的缽來充當寶物,所以我將之翻譯爲「何苦尋之來充當」,與豐子愷的譯文略顯不同。

第三首和歌原文:「白山にあへば光の失するかとはちを捨ててても頼まるるかな」,豐子愷譯爲:「缽對美人光自滅,我今扔缽不扔君。」譯文相當淺顯,但此句豐子愷在主詞的被動主動上似乎有所誤解。原文中的「捨ててても頼まるるかな」一句當中,豐子愷的譯文涵義說明石作皇子的缽因爲遇到赫映耶姬而失去光芒,所以石作皇子要捨棄石缽,選擇赫映耶姬。但其原文的意思應該是石作皇子被動的期待赫映耶姬的安慰,因此我翻譯爲:「君如白山光輝耀,缽失光彩事能料,棄缽捨恥不復拾,厚顏期待汝光照。」表達出石作皇子厚著顏面希望得到赫映耶姬的安慰與憐憫。

第四首和歌:「いたずらに身はなしつとも珠の枝を手折らでただに帰らざらましし」,豐子愷譯爲:「身經萬里長征路,不折玉枝誓不歸。」此句與我的譯文:「一心一意爲折樹,縱使身逝或命無,若不摘得玉枝回,豈有厚顏歸此處。」作比較,豐子愷的譯文略勝一籌,既簡單且又將整首和歌句意充分表達。

第五首和歌:「くれ竹のよよの竹とり野山にもさやはわびしき節をのみ見し」,豐子愷譯爲:「常入野山取新竹,平生未歷此艱辛。」此句譯文也很精簡,而我的譯文:「節節吳竹野山中,長年採取醜老翁,辛勞艱苦遍嘗過,卻無皇子勞苦重。」只是加入很多虛字罷了。

第六與第七首和歌比較沒有什麼翻譯上的問題,省略不談。跳到第八首和歌:「かぎりなき思ひに焼けぬ皮衣たもと乾きて今日こそは着め」,豐子愷在此句翻譯轉換成五言四句的譯法,他譯爲:「熱戀情如火,不能燒此裘。經年雙袖濕,今日淚方收。」賴譯爲:「無限思念烈如火,難燃皮衣入吾手,宿願終償袂始乾,今日寢衣得共著。」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豐子愷已經無法一如之前的對句譯法，而改用四句才能將和歌內容完全表達。這樣不受字數限制，形式與格式說改就改，是否會影響物語和歌翻譯的整體美雖有待商榷，但譯者於翻譯前若譯無章法，則物語和歌多的作品將更明顯呈現雜亂無章的現象，我想這是可以事先避免的。

第九首和歌:「なごりなく燃ゆと知りせば皮衣思ひのほかに置きて見ましを」，豐子愷譯爲:「假裘經火炙，立刻化灰燼。似此凡庸物，何勞枉費心！」賴譯爲:「皮衣一焚無遺跡，若能預知此真機，置放煩思之火外，尙可觀賞不生惜。」此句亦然，和歌意境較爲深遠，豐子愷同樣無法只用對句表現，而改以五言絕句譯之。

再跳到第十四首和歌:「今はとて天の羽衣着るをりぞ君をあはれと思ひいでける」，其中用到「あはれ」，這種提及美學意識的字在翻譯上是一大難題，它很難用一兩個單字，將其深遠的詩境表達出來。不論怎麼翻譯，總會讓人覺得不足。這種情形類似「色好み」這個概念詞，同樣不易翻譯成中文。若只是單純譯爲「好色」、「風雅」等，也不能代表全部意義。在此句豐子愷譯爲:「羽衣著得升天去，回憶君王事可哀。」他將「あはれ」翻譯成「哀」，但是事實上所代表的意義又並不只有哀。而我的譯文:「事到如今時近逼，正值穿起天羽衣，君王之事思慕起，深感哀切心難依。」我使用哀切的字眼，稍稍點出哀情而已。

最後一首和歌:「逢ふこともなみだに浮かぶわが身には死なぬ薬もなににかはせむ」，豐子愷只譯成:「不能再見輝夜姬，安用不死之靈藥。」實在過於簡略，因爲像「なみだに浮かぶわが身(吾身浮淚水)」這種和歌中悲傷時慣用的強調用法竟然沒有翻譯出來，令人感到遺憾。賴譯:「吾身浮沈悲淚中，只緣與汝永難逢，縱有不老不死藥，於事何益難服用。」較完整呈現原文和歌意境。

四、結論

以上內容，對照彼此的翻譯，能夠更清楚自己在翻譯上的缺失，例如用對句便可以將句意表達出來的和歌，爲何自己要用到四句，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能會略顯累贅；但整個物語中的和歌若有時用對句，有時用四句，也會顯得整個翻譯並沒有一致性，其中的平衡點，其實並不容易拿捏。希望在日後能夠再比較其他中文譯本，或許更能夠將《竹取物語》的和歌翻譯再一次精準地呈現吧。

參考資料：《伊勢物語》、《竹取物語》中的物語和歌原文及中譯文

（一）《伊勢物語》第 1 段與第 125 段

1. 春日野の若紫のすり衣しのぶのみだれかぎりしられず（第 1 段）

林文月譯：春日野兮信夫染，窺得卿貌心亂迷，若此紫紋兮情難斂。

豐子愷譯：誰家姐妹如新綠，使我春心亂似麻。

賴振南譯：春日郊野紫草嫩，貌美年輕情難忍，戀心恰似忍草染，模樣縱橫迷亂甚。

2. つひにゆく道とはかねて聞きしかどきのふ今日とは思はざりしを（第 125 段）

林文月譯：終將去兮此道途，亦曾聽聞非未曉，昨日今日兮竟逼吾。

豐子愷譯：有生必有死，此語早已聞。命盡今明日，教人吃一驚。

賴振南譯：人生終往之死路，必至一事心有數，難料時日快且速，已至昨日今日處。

（二）《竹取物語》中的物語和歌

《竹取物語》的物語和歌原文	《竹取物語》的物語和歌中譯
1 ·（石作の皇子） 海山の道に心を つくしはて ないしのはちの涙流れき	（豐譯） 渡海超山心血盡，取來石缽淚長流。
	（賴譯） 跋涉山海萬里行，竭盡心力訪峰頂，血淚交橫得尊缽，願汝能察吾真情。
2 ·（かぐや姫） 置く露の光をだにも	（豐譯） 一點微光都不見，大概取自小倉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宿さまし をぐら山にてなにもとめけむ	（賴譯） 佛祖石缽本有芒，奈何此缽無露光， 出自幽暗小倉山，何苦尋之來充當。
3・（石作の皇子） 白山にあへば光の 失するかと はちを捨てても頼まるるかな	（豐譯） 缽對美人光自滅，我今扔缽不扔君。
	（賴譯） 君如白山光輝耀，缽失光彩事能料， 棄缽捨恥不復拾，厚顏期待汝光照。
4・（庫持の皇子） いたずらに身はなしつとも 珠の枝を 手折らでただに帰らざらまし	（豐譯） 身經萬里長征路，不折玉枝誓不歸。
	（賴譯） 一心一意爲折樹，縱使身逝或命無， 若不摘得玉枝回，豈有厚顏歸此處。
5・（竹取の翁） くれ竹のよよの竹とり 野山にも さやはわびしき節をのみ見し	（豐譯） 常入野山取新竹，平生未歷此艱辛。
	（賴譯） 節節吳竹野山中，長年採取醜老翁， 辛勞艱苦遍嘗過，卻無皇子勞苦重。
6・（庫持の皇子） わが袂今日乾ければ わびしさの ちぐさの数も忘られぬべし	（豐譯） 長年苦戀青衫濕，今日功成淚始乾。
	（賴譯） 潮水共淚濕衣袖，長旅幸得玉枝就， 今日袖乾心生喜，千種憂苦忘追究。
7・（かぐや姫） まことかと聞きて見つれば 言の葉を 飾れる珠の枝にぞありける	（豐譯） 花言巧語珍無恥，僞造玉枝欲騙誰！
	（賴譯） 聞言似真又近實，細心觀覽不敢遲， 今知皇子話虛構，言矯詞僞飾玉枝。

臺灣人學術期刊資料庫

8・（阿部の右大臣） かぎりなき思ひに焼けぬ 皮衣 たもと乾きて今日こそは着め	（豐譯） 熱戀情如火，不能燒此裘。 經年雙袖濕，今日淚方收。
	（賴譯） 無限思念烈如火，難燃皮衣入吾手， 宿願終償袂始乾，今日寢衣得共著。
9・（かぐや姫） なごりなく燃ゆと知りせば 皮衣 思ひのほかに置きて見ましを	（豐譯） 假裘經火炙，立刻化灰燼。 似此凡庸物，何勞枉費心！
	（賴譯） 皮衣一焚無遺跡，若能預知此真機， 置放煩思之火外，尚可觀賞不生惜。
10.（かぐや姫） 年を経て波立ち寄らぬ 住の江の まつかひなしと聞くはまことか	（豐譯） 經年杳杳無音信，定是貝兒取不成。
	（賴譯） 長年累月波浪靜，江口之松待濤傾， 空等無效君不訪，偷腥惹臊此事誠。
11.（中納言） かひはかくありけるものを わびはてて 死ぬる命をすくひやはせぬ	（豐譯） 取貝不成詩取得，救命只須一見君。
	（賴譯） 取貝無效添失望，贈歌慰問汝未忘， 如欲同情衰弱人，請救吾命免身亡。
12.（帝） 帰るさの行幸もの憂く 思ほえて そむきてとまるかぐや姫ゆゑ	（豐譯） 空歸鑾駕愁無限，只爲姬君不肯來。
	（賴譯） 出遊歸時心憂悲，不時顧後把頭回， 停停頓頓前進遲，只緣麗人意不隨。
13.（かぐや姫） 葎はふ下にも年は	（豐譯） 蓬門茅舍經年住，金殿玉樓不要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経ぬる身の なにかは玉の台をも見む	（賴譯） 吾家雖在山野路，野草席地長年住， 今已身慣且心適，何曾想見玉台柱。
14.（かぐや姫） 今はとて天の羽衣 着るをりぞ 君をあはれと思ひいでける	（豐譯） 羽衣著得升天去，回憶君王事可哀。 （賴譯） 事到如今時近逼，正値穿起天羽衣， 君王之事思慕起，深感哀切心難依。
15.（帝） 逢ふこともなみだに浮かぶ わが身には 死なぬ薬もなににかはせむ	（豐譯） 不能再見輝夜姬，安用不死之靈藥。 （賴譯） 吾身浮沈悲淚中，只緣與汝永難逢， 縱有不老不死藥，於事何益難服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